

(一)

兩宋政治昏濁，鬭爭殘酷。面對強暴，若不啞忍，士人出路，不外有三：一則起而反抗，效李清照那「生當作人傑，死亦為鬼雄」(《夏日絕句》)，又或文天祥的「人生翕歎云亡，好烈烈轟轟做一場」，求個「留得聲名萬古香」(《沁園春·題潮陽張許公廟》)；一則埋沒良知，為榮華而助紂為虐，做權貴強詞奪理的文字打手；一則遁迹山林，是非不向門前惹，苟全性命樂清閑。過不了良心一關卻又懦弱怕死的，大多祇能選擇後者——避世遁隱。

於是乎，歷史裡面，什麼成敗，什麼英雄，全給活在封建極權下失意官場的隱逸文人，說成是不值一哂的虛夢幻物。

(二)

這種遁世思想，在宋詞之中，也頗成風尚。千古風流人物？唉，柳永會贈你兩句：「驗前經舊史，嗟漫載當日風流。斜陽暮草茫茫，盡成萬古遺愁。」(《雙聲子·晚天蕭索》)所謂風流也者，徒得個「愁」字耳！

至於國家興乎？衰乎？張昇會賜君一句：「多少六朝興廢事，盡入漁樵閑話。」(《離亭燕·一帶江山》)哈哈，什麼興興廢廢，僅成了凡夫聊天的閑話一堆，有啥大不了？

所以，蘇軾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之「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」，「人道(說)」一語，確就可圈可點了。三國風流人物英雋如周瑜，三國戰事壯烈如赤壁，在歷史的大江洪流中，僅剩得人們一點隱約的回憶，作為茶餘飯後打牙駁的零碎笑料而已。

謀官爵？立大功？創帝業？唉，王安石說得對，「自古帝王州」，不外是：「四百年來成一夢，堪愁！…往事悠悠君莫問，回頭。檻外長江空自流！」（《南鄉子·自古帝王州》）

(三)

回頭？稍具良知但又惜命的有志士人，受盡打壓之後，確又不能不「回頭」了。南宋熱血詞人辛棄疾的「生子當如孫仲謀」（《南鄉子·登京口北固亭有懷》），很容易就寫成了同時代的愛國詩人陸游的：「君看赤壁終陳迹，生子何須似仲謀！」（《黃州》）（拙按：孫仲謀即孫權。）所謂豐功偉業，歲月磨洗，終多化為教人唏噓的模糊陳迹。大家熱衷功名，爭那「天下英雄」作啥？

悟了，回頭了，無妨學倣蘇軾，「小舟從此逝，江海寄餘生」（《臨江仙·夜飲東坡》）。亦即陸游所嚮往的，「家住蒼烟落照間，絲毫塵事不相關」（《鷓鴣天·家住蒼烟》）。

故此，在封建極權的政治體制下，有傲骨的讀書人若立志建功，到頭來總多換來老年時的傷心悔惜。正晁補之所言：「儒冠曾把身誤。弓刀千騎成何事，荒了邵平瓜圃。…功名浪語。便似得班超，封侯萬里，歸計恐遲暮！」（《摸魚兒·買陂塘》）

現實如此，奈何奈何！

(四)

唐世白居易早說過：「百年隨手過，萬事轉頭空。」(《自詠》)宋代蘇軾繼之曰：「休言萬事轉頭空，未轉頭時是夢。」(《西江月·三過平山》)此生空也好，夢也好，不幸盡成了千百年來追求道德人格為民效命的傷痛文士的最佳註腳。

文士遁世背後的這種空夢思想，在元曲和明清小說裡面，也頗成主流。元代馬致遠的作品固不用說，明代楊慎膾炙人口的《臨江仙》，那句「浪花淘盡英雄」、「是非成敗轉頭空」、「白髮漁樵江渚上，慣看秋月春風」，不就是宋詞避世思想的大雜炒麼？至如清代曹雪芹筆下的《紅樓夢》，榮華富貴，也更是空而又空，夢之又夢了。

(五)

當然，空耶夢耶，名耶利耶，世逢亂濁，人各有志，本也怪不得誰。然而，二零一四年秋，香港發生驚世「雨傘」大事，卻有年邁的高級知識份子，急急撰文「表態」，把當權者動不動就祭出來的「美帝搞鬼」、「民主招亂」的陳舊靈符，在報刊上再貼一遍。此公幫政府推卸責任、轉移視線之餘，結論還公然譏諷青年學生「頭腦簡單，易受煽動」，復責問「香港的知識份子何在」。直如不知梅雪為何物的沒腰骨的夏蟲，唧唧地高聲誇耀，它自己是何等的「有血性、有歷史感、有綜觀全域能力」，是何等的——寒梅傲雪。大儒唐君毅若讀之，恐亦噴飯！

遁隱士人，不問世事，拒做獨裁者的應聲蟲，尚算良心未泯。其怯於朝廷報復而不敢發聲者，論道德人格，難道會較賣靈求榮的文棍卑劣？

(二零一六年春三月，潘國鍵稿於多倫多如心齋。也無風雪也無晴。)

(完)